

# 上有天堂,下有书房

■章铜胜

严歌苓在一篇文章中说,她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,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、学者。庄信正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俗话说,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但对我来说,我宁愿将这句话改为‘上有天堂,下有书房’。”

读到这段话时,我顿了一下,继而特别开心。虽然我读书无所得,但对“上有天堂,下有书房”这句话却深有同感。从个人的角度来说,我对一间书房的喜爱程度,可能并不亚于严歌苓的朋友庄信正。

我对一间书房的渴望,大概是从求学时代开始的。上初中的一个暑假,父亲从城里买回来一套旧家具,有钢丝床、大衣柜、五斗柜,还有一个书橱和一个小方桌。父亲很大方地将书橱和小方桌分给我用,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
我将书橱放在床后靠西墙的位置,将小方桌就放在北窗下。桌上放了一个白炽灯泡的小台灯,这样,在我的床后隔出的这一小块地方,俨然像是半间书房。

每天夜里,我都坐在小方桌前写作业、读书。这个小小的半间书房,我一直用到搬离老家。虽然书橱里能放下的书不多,但在那样的年代,在乡村的家庭中能有这样一小块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,也算是奢侈的了。至今,我仍很怀念冬夜北窗下腊梅花清冽的香气,怀念后院和院外田野里清亮的月光。

搬到县城以后,我有了第一间书房。

## 花开诗旅

# 冬日乡村

■马从春

冬日乡村  
树木褪尽青春的色彩  
守候着亲切的家园  
乡亲的农家小院子里  
挂满串串腊肉  
和喜气洋洋的红辣椒

冬日乡村  
河流哈着热气  
麻雀开始眷恋屋檐  
麦苗在溫柔的阳光下  
做着春天的梦

冬日乡村  
大地打着呵欠  
慵懶而沉睡  
孩子手握冰凌  
老人吧嗒着烟袋  
一场纷飞的大雪之后  
我们走向快乐的新春

书房不大,只有七八平方米的面积。西墙上有一个窗户,窗下放了一张书桌;北墙是一面墙的衣柜;东墙除了门外,全部做了书柜,我把自己积蓄多年的书籍,分门别类地在书柜里放好。第一次坐在属于自己的书房里,背靠一面书柜,捧书而读,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开心。可能这间书房在许多人的眼里算不上是一间真正意义的书房,可它对于我来说,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我和那间书房相伴了十年的时间。十年里,我有多少个夜晚坐在书房的西窗下捧书夜读,已经记不清了;十年里,自己读过多少本书,也难以统计了;十年里,那些一页一页翻过的文字给我多少感慨,让我流过多少眼泪,令我有过多少感悟和多少茅塞顿开的欣喜,已经无法一一起起了。

我只记得,为了挡住西窗的夕晒,妻子在西窗阳台上的花盆里栽了一棵金银花。几年的时间里,金银花长满了窗外的不锈钢防盗网,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。读书累了时,一抬眼,便是满目的绿色,既挡住了户外强烈的阳光,也养眼。花开的时候,书房里满是金银花香。书香与花香交融的那段夜读时光,也算是人生的一种幸运。

前几年,我家又换了一处房子。新房子在六楼,楼上有一个阁楼,在阁楼上有一间书房,书房是我家最大的一个房间,

# 童年的冬天热腾腾

■熊荟蓉

我童年的冬天很冷。每天早上去上学,触目皆是白茫茫的清霜,走在硬邦邦的冰辙上,嘎吱嘎吱地响。那时候,我们连毛衣都没有,大冬天就穿着一件贴身秋衣,外面套一件厚棉袄,冷风直往袖袖里灌。但我记忆最深的,不是寒冷,而是那些游戏:跳房子、跳绳、板标、撞腿、踢毽子……

跳房子、跳绳,是我们女孩最爱玩的游戏。

跳房子又称跳方阵。找颗小石头,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画个房子。房子共有十个方格,每格内写一个数字,按由下往上的顺序递增。最上面的顶端,是一个半弧线包着的“天”字。

一个瓦片丢进方格1,单脚跳进去,接着换脚跳进方格2,单脚轮换着从1跳到10,再按同样的方法跳回来。捡起瓦片,丢进方格2,再重复刚才的跳法。等瓦片丢完所有的格子后,就站在起点处,背对着格子将瓦片抛出去,瓦片落到哪个格子上,哪个格子就是自己的专属房子,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跳绳的花样很多。有单人跳、双人跳、多人跳。有正跳、反跳、带人跳。有单脚跳、单脚换跳、双脚并跳、双脚分跳等。跳大绳的场景是最恢弘的。一根小指粗细的数米长的绳子,由两个人各执一端,同时同方向甩动。在一旁等待的孩子,冲上前去,随绳子的节奏跳动。开始一人或两人,再慢慢加入更多人。一边跳一边唱:“一条绳子七米七,

## 心灵发送

比楼下的客厅还要大一点。沿着靠西的墙壁,做了一整面墙的书柜,还特意买了一张大号柏木书桌放在书房中间。书房向南的窗户宽大,光线很好,东墙粉刷得雪白,无论是白天,还是夜晚,坐在书桌前翻书都是极好的享受。读书累了,推门出去,便是阳台。妻子在阳台上种了许多花草,有腊梅、月季、蔷薇、牡丹、山茶、白兰、茉莉等等,我家的阳台上几乎是四季有花开的。这几年,我待在书房里的时间比以往更多了一些了。

搬新家的时候,父亲来了。当父亲上楼看到我的新书房时,竟高兴得有些激动起来,喃喃地说:“这个书房真好,又大,又亮堂。”当时,我并没有太在意父亲的话,只是觉得父亲大概是为我能有这样的一间大书房而开心吧。现在想起来,父亲的话也许是有深意的。父亲曾经尽自己的努力给了我半间书房,也许他一直都想给我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,等到他的愿望真的变成现实的时候,他竟然比我还要开心,也许父亲也曾有过自己的书房梦吧。

父亲走了以后,想起这些时,我一直心怀歉疚,当时自己为什么不能理解父亲的苦心呢?如今,当我夜读累了的时候,总会向窗外的黑暗里望去,我知道父亲会在深邃的星空里微笑地看着我,那是来自天堂的微笑。而我有我的书房,书房便是我的天堂,那是父亲想要给我的一个天堂。

## 百姓茶坊

马兰花开二十一。二五六,二五七,抓紧一天好时机。三五六,三五七,来到学校搞学习……”

板标和撞腿,是属于男孩子的游戏。

板标是两个男孩之间的竞技运动。所谓的“标”,是用纸折的牌。将柔韧性强、经摔耐磨的旧报纸折成正方形的纸牌,交互用自己的纸牌去摔对方的纸牌,若将对方的纸牌摔翻过来,对方的纸牌就属于自己的了,输家得重新铺一张纸牌在地上。板标是技术活。除了折标的纸有讲究外,摔板标时选择的角度,用力的轻重,也是至关重要的。

撞腿,是男孩的集体运动。将全部人员分成两个大本营,每次各派一人出去对撞。撞腿,就是将一条腿弯曲着悬起来,贴到另一条大腿处,用手搬着悬起来的大腿,跳跃前行。用突出的膝盖相互撞击。谁抓脚的手被击开,谁就输了,要逃回自己的大本营,换另一个人出来迎战。大家轮流出战,直至一方全部“阵亡”为止。大家的团队精神都很强,你方战罢我登台,相互接应,不屈不挠。

我们冬天常玩的游戏还有踢毽子、跳山羊、老鹰捉小鸡……大家自觉地遵守游戏规则,赢了欢呼雀跃,输了也喜笑颜开。跳着、撞着、踢着,寒冷就跑开了。跳着、撞着、踢着,我们就长大了。如今穿着高档羽绒服,还是感觉冷。好玩的东西应有尽有,却再也享受不到那种单纯的快乐了。

## 人生百味

# 邻居

■魏益君

那天早晨出门上班,一开门,吓我一跳,一位农民工模样的大爷正用抹布擦拭我家房门,正好碰个对脸。我又看了看干净的楼梯栏杆,心想:小区的保洁工这么好,连住户的房门都给擦。我问:“大爷,您是新来的保洁工?”

大爷笑了,说:“你说的俺不懂,俺是农村人,来闺女家过冬,俺闺女住一楼。”

我立刻不好意思起来:“您是客人,可不能这样!”

大爷边擦边大声说:“楼上楼下地住着,没啥。庄稼人闲不住,干点活心里舒坦。”听大爷这样说,我不好意思再说啥,上班去了。

我住的这座楼,是10多年前盖的,五层,没有电梯。平常家家关起门来过日子,上下班来去匆匆,除了过年过节,谁也不会主动打扫楼道,楼道扶手落满灰尘,上下楼时都要小心,不去触碰。

第二天,我正吃早点,听到门口有轻微响动。从门镜里一看,还是那位大爷,正不紧不慢地擦着楼梯栏杆。我赶紧拿起一块抹布出去。大爷推开我,说:“你们忙,赶紧上班去吧。”

这时,三楼的李大哥跑上来,问:“这大爷谁呀?怎么连我家房门都给擦了。”

我说:“一楼小陈她爸,到城里来过冬。”

我和李大哥一起下楼,敲开了一楼小陈家的门。上下楼邻居这么多年,我还是第一次到她家,平时各忙各的,甭说串门,就是见面的次数都很少。

小陈是个中学老师,很文静。她笑盈盈说:“我也劝他别这样,他不听,就随他去了。只是别打扰了大家!”

老师的水平就是高,话说得这样悦耳,弄得我和李大哥无话可说,心里只有钦佩。

大爷还一如既往地打扫楼道,只是后来单元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,每天家家户户都早早地拎着拖把和抹布,自觉打扫门口楼梯,看谁家起得晚了,还多干上一截。大爷再打扫时,就象征性地干一干,看谁出门,就笑嘻嘻地打个招呼。

礼拜天,我正趴在电脑前赶写稿子,响起重重的敲门声。我打开门,刚想发火,一看是大爷,赶紧往屋里让。

大爷说:“不了。俺来就是跟你们说一声,俺要走了。老二家的花猪下崽,俺得去帮他,不能在这过冬天了。”

楼道里有说话声,我探头一看,单元里的住户都站在门口。我和大爷一起下楼,各家各户的人尾随着,说说笑笑相送。干净的楼梯和扶手,没有人担心会碰一身灰尘。我想:这楼道或许从此会干净下去。

大爷走了,回身说“再见”时,脸上的笑容很灿烂,把寒冷的冬日映衬得无比温和!

## 【春的希望】

虽然口罩遮住了人们的笑脸,但春依然如此烂漫。绿色枝条扭动妖娆身姿,水面泛起层层微波,小草即将破土而出,百花即将争相吐艳。轻歌曼舞演奏生活乐章,祝福一切都会回归于平常。

——张泽峰

## 【飘雪夜】

天际冷,  
墨云隐月星。  
暗香盈盈一枝梅,  
暖意融融万家灯。  
白雪正飘零!

——杨家才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  
台号码为15630730721。  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  
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 【大海】

我深深地爱着你,我爱你  
波涛汹涌,我爱你碧波荡漾。  
你像一位威武的勇士,你像一位柔情的少女,你像一位知心朋友。

在我忧伤的时候,是你给我安慰;  
在我孤独的时候,是你给我力量和智慧。

——曹均红